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耳食錄 第一卷

夕芳 宜川張伊理，邃於學而不偶，家故貧，一於名露，年十三而伊理卒。露幼頗慧，善讀父書。伊理以不遇感憤，竟令露廢業。藉樵牧以奉母三載矣。

同邑黃生，伊理舊友也。以文學教授鄉里，憐而收之，今就學。露泣而謂黃曰：「公惠救我孤，實起死人而肉白骨。雖然，露之勿學，夫子之志也。」黃曰：「嫂氏休矣！鬱而不發，豈理也哉張吾軍者非露而誰？故人有知，當亦首肯。」卒教之，三年而文成，令就郡試。

試有期矣，偶登城闕，興發高吟，得「夕陽片石明羊角，芳草孤洲暗虎頭」之句。一儒巾少年神骨清迥，前揖之曰：「君非宜川張君者歟？餘雲林鄭玉也。適聞佳句，不減義山《錦瑟》之調。」露怪其擬議不倫，且問何以相識。玉笑曰：「僕固識君，君自不識僕耳。」露終茫然，陽謝之而心儀其人，漸與浹洽。

日既暮，邀歸旅舍。偶及試事，玉曰：「君程文太高，恐不諧俗。盍揣摩時好，以圖一當。」露笑曰：「伯牙不以裡耳改弦，王良不為獲禽易轍，況文章不朽之業，安敢自貶？」玉唯唯，比曉辭去。數日，杳不復至。

試既畢，玉忽來，袖出露試卷擲案上。露失色，問所從來。玉指其卷曰：「此豈利器哉？吾為君謀易之，已獲售矣。」露意疑。已而果售，始異其盲。及視所易卷，文甚劣，然心德之，向玉稱謝。玉歎曰：「吾非逐臭名場者。以君祿命太薄，又得文名，恐造物見怒，姑為此態。君先世有清德，厥後必大。」露由是愈奇之。居數日，別去。露亦歸，往見黃，未言也。

勿報玉至，僕從甚都，即執贄見黃，願為弟子。黃既以露為先容，深器之。玉復與露約為兄弟，玉長一歲，露兄之。明日，玉至露家，升堂拜母，以金帛數事為羔雁。露及母堅辭不受。玉曰：「以吾弟空乏，且當周贈無已；淺淺之奉，何乃卻之？弟母即我母也，又何間焉？」露始謝而受之。嗣是，日用衣食之需悉取給於玉。而贈黃者亦甚厚。

居數月，玉曰：「已為弟謀得佳婦，六禮無所需，吉期在邇，弟當往贅。如以慈母睽隔為辭，一月後俱歸可也。」露問為淮氏之女，玉曰：「即去當知之。」問之再三，終不告。露疑，以白母及黃。黃曰：「鄭生固良士，其所謀當不妄。秘之，故以示奇耳。否則，為爾惜費也。爾第行。」

乃與玉俱，不三十里而至。朱門洞啟，院宇軒華。玉下馬徑入，使露候於外。

須臾，主人出，年五十許，儀服偉然，肅客入。露趨拜，主人熟視而稱曰：「真英特也！」既坐，主人曰：「舊奉賢尊命，許與老夫結朱陳，今以次女夕芳侍君子箕帚。荊婦舐犢之愛，不欲弱女遽隔晨昏，故累君下賁耳。」露起面謝曰：「叨近冰清，極知欣幸。然露先人早背，安得與大人聯姻且露之來也，鄭兄實媒之。適奉尊教，誠所未喻。」主人笑曰：「未識鄭玉耶？老大賤息也。數歲前受業賢尊，老夫心契，嗣是有婚姻之約，故令玉訪君。而君『夕陽芳草』之句，適隱道小女之名，故玉得相遇於城闕也。」

露再欲啟問，忽傳夫人出見婿。顏貌如三十許人，衣飾華潔。侍者數人，序坐少時，多作家人憐惜之語。而堂角簾小諸女窺客，吃吃笑語。露頗踟躕，莫知措對。已而玉整衣而出，笑曰：「昔為盟弟，今則內兄矣。」露亦笑。遂引入賓館，設食。有數女，或稱青站，或稱雲閣夫人，或稱素英姊，或稱阿麗，往來戲樂。窺瞰其門，風態妖冶。言詞謔浪，竊竊私語。露頗聞之，而莫敢支應，腹議而已。

次日，庭施供帳，工奏音樂。女僕執燭捧香，擁夕芳出，嚴妝袿服，珠翠煒煌。成禮於金碧之堂，同牢於綺羅之席。既成眷屬，情好篤洽。玉相得之歡，亦更愈於往日。甫匝月，露乃告歸，將迎婦以覲母。夕芳了無難辭，而玉父母皆有悵悵之色。

露歸告母，母甚喜悅。黃聞之，亦先來問狀。既言及其父約婚授徒之事，露疑昔時父或為之。母愕然曰：「爾父平昔家居交接殊寡，安得有是是必有異。」翌日，同往跡之。至則斜陽一片，秋草離離，愁白楊之悲風，咽空山之流水。知逢鬼物，舉家驚訝。露心傷目斷，殆亦離魂，躑躅而歸，耿耿終日。

一夜，夢門外簿齒驕從，肩輿中一人乃其父也，謂露曰：「餘向館鄭氏，獲訂姻事。今年蒙上帝授地府司憲，迫於公劇，未暇視爾。茲因鳳皇山苞元神君邀赴賞花之宴，故迂道來家，告爾以由。鄭氏偶為避難，移家陽曲。新婦賢淑，終當合併。吾已使人籌畫，爾無憂也。爾師厚德，吾所深銘。玉前奉爾師金帛，皆吾俸餘之物。為吾謝之，匪以雲報，亦故人地下之情耳！爾母吾不及晤，爾其告之。」言訖，揮淚而去。露覺而異之，聞者亦莫不嗟歎。然「合併」之語，莫得而明，意謂非死不能也，露殆不永矣，反更憂之。

一日，露傍徨郊外，遙見彩輿一乘，後一人，從數十騎，來甚建。既近，則玉也。即下馬相持痛哭，語別後事，不勝嗚咽，云：「自君去之夕，即為仇家所攻，幾投兇暴之燼。賴與府帥有舊，遣兵救護，老幼家口僅以獲免，避患他州。極知爽信始憂，無由陳達，比得尊人書諭，伸玉送舍妹於歸。今已送至君家，君宜速歸，加意調護。玉亦從此別矣，幽明道隔，相見何期！」言罷，復痛哭。留之，不可，上馬馳去。

露踉蹌至家，寂然無所見。神色黯悴，徑投臥內，將以啼痕長漬衾枕矣。既入，乃見錦帳低垂，奩具盈室。亟呼母，牽帷視之，一麗女臥於繡榻，氣息如縷，乃夕芳也。

有頃，目開四顧，見露而泣，半晌能言，曰：「妾形體初復，宜令人環坐，以受生氣。」於是鄰女駢集，皆言國色。夕芳故善言詞，雖臥息寡言，而偶爾酬答，悉出意表。諸女咸悅之，晝夜更番守坐，爭以氣噓其口中。

七日而起坐，半月而能行，一月而飲食起居，丁與人無異。

乃言其父鄭氏，名洛，雲林人，家頗豐。男女僕婢數十人，悉死於疫。妾時年十六，其司言陽數未終，當再生為君妻。風雷啟墓，輿馬護行，迷罔之間，遂已至此。前者一月纏綿，猶能記憶了了。所謂仇家者，蓋疫鬼也。

夕芳性質柔婉，伉儷甚篤，事堂上尤以孝稱。常念其父母兄弟不置。每歲寒食，輒與露掃其墓，慟哭而歸。後舉一子，仕至州刺史。

一一 此前明天啟時事。

鄧無影

鄧乙年三十，獨處，每夜坐，一燈熒然，沈思鬱結。

因顧影歎息曰：「我與爾周旋日久，寧不能少怡我乎？」其影忽從壁上下，應曰：「唯命。」乙甚驚，而影且笑曰：「既欲爾怡，而反我慢，何也？」乙心定，乃問：「爾有何道而使我樂？」曰：「惟所欲。」

乙曰：「吾以孤棲無偶，欲一少年良友長夜晤對，可乎？」影應曰：「何難」即已成一少年，鴻鸞玉立，傾吐風流，真良友也。乙又令作貴人。餓頃，少年忽成官長，衣冠儼然，踞牀中坐，乃至聲音笑貌，無不逼肖。乙戲拜之，拱受而已。乙又笑曰：「能為妙人乎？」官長點頭下牀，眨眼間便作少女，容華絕代，長袖無言。乙即與同寢，無異妻妾。

由是日晏燈明，變幻百出，罔不如念。久之，日中亦漸離形而為怪矣。他人不見，唯乙見之。如醉如狂，無復常態。人頗怪之，因詰而知之。視其影，果不與形肖也，形立而影或坐，形男而影或女也。以問乙，而乙言其所見則又不同。一鄉之人以為妖焉。

後數年，影忽辭去。問其所之，雲在寓次之山，去此數萬餘里。乙泣而送之門外，與之訣。影凌風而起，頃刻不見。乙自是無影，人呼為「鄧無影」雲。

——徐懋庵言之。

雲陽鬼

雲陽之東有叢林，素傳多鬼魅，往往白晝搏人。

一健兒過其地，心甚怖，忽一少年奔而逐之，健兒駭呼曰：「鬼！鬼！……」因疾走，為梗絆而僕，幾傷足。少年追既及，攙健兒起，謂之曰：「無畏。」語未畢，健兒奮拳擊之，少年駐呼曰：「鬼……鬼……」乃亦攘臂擊健兒。

正門間，一人岸幘昂然而來，問二人何鬥，各應曰：「鬼！鬼！」岸幘者笑曰：「惑哉！是烏有鬼哉！」理論再三，二人始釋手。各通姓名鄉里，蓋昔相知而未相識者，遂相視面笑，且曰：「今三人同行，不復畏矣。」

不數武，岸幘者在後大笑曰：「二公真雅量，如某之醜陋，猶不畏耶？」二人回顧，見岸幘者身長丈餘，面大如方相，黑白各半。二人齊呼曰：「鬼！鬼！……」駭絕仆地，鬼亦遭滅。

非非子曰：甚矣，鬼之難識也！當二人疑懼之際，彼此互觀，覺衣服、手足、耳目事事皆鬼，而實則非鬼，而為之居間而排難者乃真鬼，而反親之而求助也。甚矣，鬼之難識也！

使鬼不乘釁而出，或見於二人獨行之時，則毒手飽拳，鬼當之矣。此鬼之所熟籌而萬萬不出於此者也。嗚呼！鬼亦狡譎矣哉！

石室虎

裡人陳獻，無賴子也，多陰惡，而外復無狀，人憚之，莫敢誰何。

一夜，夢一人來曰：「大王召爾。」獻問：「汝何人？」曰：「吾侬也。」獻不覺隨之行。至一山，林本深邃。入一石室，一虎頭人踞石而坐。俛前曰：「獻至。」使跪於前。虎頭人曰：「汝知我山中無食乎？」獻叩頭乞哀。虎頭人曰：「汝性獷悍，行復腥穢，實無人味。雖當果吾腹，而懼汗吾。」曰：「今召爾魂至，暫充庖廚，作蔬菜耳。若以為吾糧，非歷千劫不可也。」獻惶懼，不知所對。

俛鬼已前褫其衣，執之豐室，牛刀縷切之，餘其骨而已。痛楚萬狀，哀呼，終不顧。切既畢，盛以大盤。旁係二封豕。虎頭人取食之，每食一蹄，或一臠，輒以盤中物少許下之。獻雖痛極昏暈，知識終不昧。食盡，乃醒矣。

次夜，又夢之如初。如是將三年，無間夕。心甚惡之，未嘗告人。

一夜，虎頭人謂曰：「汝千劫已滿，骨味當少佳，可以飯我矣。明日正午，可沐浴俟我。」獻請曰：「某雖不善，當獲罪；面大王若此，不太虐乎？」虎頭人曰：「是猶未足為甚也。尚有萬劫、數千劫者，下而至於數劫、數十劫不等。皆天曹所命，視其惡而斟酌焉。」因指俛鬼曰：「此萬劫者也。以汝所為，尚不指千劫，然汝妻賤賤且二十年，丑聲四播，故汝得從未滅耳。」因取書一冊，令觀之，皆列當食者姓名，頗有平日相識者，而獻名亦在，劫亦符合。獻遂執書辨曰：「天下如某者亦豈少哉東村餘阿三者，罪與某略同，何不列名此書而考終牖下？」虎頭人曰：「天曹之刑，不可備知。然所云餘阿三，吾固聞之：彼已為豕矣，宰割千生，豈減於爾？」獻又哀請，曰：「某今知罪矣，願改行從善。大王獨不能赦某乎？」虎頭人曰：「頗亦有所赦。奈汝孽太重，天曹有命：千劫已上者例不赦，萬劫者例不減。吾哀汝一念之復，且佐吾盤餐者三年，豈得無情？當從例減汝。汝分於明日當食，今且寬一月。一月之後，汝當自經死；吾來啖汝屍，不致汝生受支解之苦：此所以減也。汝姑去。」獻倏然已醒。

自是神色沮喪，知死期將至。每為眾人言之，聞者皆股慄。

一日晨起，縊於庭椽。妻驚見，解救，——已死矣，——大呼鄰人。眾方集視，忽一黑虎衝門來，眾皆辟易。虎竟攫獻屍以去。

非非子曰：李青蓮先生自稱海上釣鼈客，謂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，而辨之者曰：「是餌也，魚且不食，而況於鼈哉！」此《巷伯》之六章詩人之旨也。然懸之虹蜺之絲，掛之明月之鉤，臨東海而漂之三年之久，則腥穢略除，氣味少變，以之享鼈，鼈其吐之乎斯虎也，其知之矣！

青州賈

賈人有丙丁相善者，皆青州人也。約至長沙合資貿易，訂以某日啟行，會於某所。既而丙至，而丁不來。候之十日，丙謂丁爽約，心非之，遂獨往。

三年而丁至，時丙已饒於財，將卜歸。乃迎謂丁曰：「來何暮也我且歸矣。」丁深謝後期之罪，而不言後期之故，且曰：「君歸我亦歸耳。」丙問故，丁曰：「恐君道遠孤行，或有不利，願伴君以贖前愆也。」丙謝曰：「君勿爾。君千里遠赴，必有所為。今不終朝而歸，乃以我故也，我則累君。」丁固請同行，丙乃許，雖感之，亦復疑之，謂有故而稽遲者情也，無故而旋反者非情也，雖友生之誼篤，爽約之悔深，不宜至此，是必有異。而丁於道途之間、旅居之際，金蘭之情、雲霞之誼逾於往昔；又時道人生聚散之感、朋友離別之恨，使人淒然，如睹寒冰而聽哀笛，對落月而聞斷琴也。

既至青州，丁距丙居近百里，邀丙三日後過其家，當相待。因執手歧途，慟哭言別。丙亦為之潸然。不知涕之何從也。

三日往訪，丁妻出見，投淚而言曰：「先夫捐館已近四年。其沒也，在公南行之前夕，故不及訃。彌留之際，猶諄諄以失約於公為辭。昨夢到家，言公明日當來，宜雞黍俟之。家以公方遠行，未信，今果然矣。」

丙聞大哭，命其子引至墓所，持尊酒而告之曰：「故人故人，已至此乎向猶謂君寒盟，不意已隔泉壤。而君不遠千里，省我而同行，故入於某生死厚矣！形泯情親，千古所僅。今酌酒故人宅，能使猿鶴舊侶，更望顏色乎？」言罷大慟，子亦踴哭。行道見之，無不隕涕。忽陰風刺骨，山葉驚飛，見丁於塵霧之中揮淚拱手，須臾而滅。

非非子曰：昔延陵季子掛劍徐君之墓，曰：「吾心已許之，豈以死而背吾心哉？」君子曰：「延陵季子之於信也，其至矣乎，」然人之信於鬼，非鬼之信於人也。丁之於丙也。其信乎死矣，而三年至焉，不可謂不信也。斯鬼也，其諸古張元伯之流歟抑亦鬼之季札歟

張將軍

聖人受命，河海安瀾。百餘年來，嘯聚之徒洗心革面，無復梗化。

嘗聞故老言：昔有明之季，有張將軍者，逸其名。嘗出海捕盜，駕大舟一，從健卒數人。自恃武勇，欲探虎穴。

有少年書生，形儀稚飭，言有事他國，厚賂舟人，求附舟。將軍故有令：附舟者以諜論，殺無赦。舟人利其金，私納之。

行數日，將軍聞香煙撲鼻，命索舟中，曰：「必有盜。」得書生，將置之刑。書生自陳非盜，欲之海外省父，無舟自達，故敢昧死來，惟將軍仁恕。將軍視其狀貌不類盜，且憐其孝，赦而與之言。書生能作學問語、才語、仙佛語、農桑經濟語，俳優諧謔語，出風入雅，吐史談經，隨事酬應，動中竅會。將軍素長於文學，竟莫能屈，往往反為所難，大加歎服，自謂得書生晚也。

一日，及捕盜之事，書生曰：「盜可服，不可捕也。盜能見將軍，將軍不能見盜。」將軍不平，乃大言曰：「爾書生敲枯磔，翻蠹簡，烏知將軍之能乎專制一方，揚威千里，長鞭所指，遐馭區區，區區海盜，何足膏其斧刀哉？」書生曰：「將軍亦知海盜之能乎？」將軍曰：「海盜之能，解衝刀殺火，夜趁叢泊，猝聞捕誅，潛竄藪澤耳！」書生曰：「以某所聞，固不僅此。」將軍問：「汝何以知之？」書生笑曰：「以盜言盜，安得不知姑請試之。」將軍愕然。

時繁星麗空，海波碎月，萬里無片帆只舶。書生取筆蘸簞，自船頭吹之，不數聲，小舟千百悉自波中湧出，明炬雪刀，須臾環集。將軍失色。書生笑曰：「盜不可捕也。雖然，為國供職，自應爾爾。吾輩豈得犯將軍聊與將軍戲耳，將軍無恐。」復吹簞數聲，大呼曰：「將軍珍重，某去矣！」書生及小舟皆不見。將軍亟命回舟，喪魄者累日，自是不復捕盜。

方比部

京師正陽門內關帝廟，最靈顯。乾隆丙午，方比部體入都應北闈鄉試，詣廟拈神筊，卜文戰利鈍。筊語云：

「常羨人間萬戶侯，只知騎馬勝騎牛。

今朝馬上看山色，爭似騎牛得自由。」

蓋湯臨川《牡丹亭》傳奇中詩也。僉謂神語太廓，與科名事無涉，已而揭曉，方獲售，列名第十八，十九名乃牛姓人也。始悟騎牛之說。

——友人彭坦齋雲。

樊黑黑

有屠者娶一婦，貌奇丑，蓬發歷齒，睜鼻深目，面顛頰而黑色，肩高於項，左後聳而右前垂，腹暎大如瓜，腰以下肉狀墳起者三四寸，足復蹙行，步蹣跚。頗好塗飾。見者莫不辟易，而屠者愛之不啻毛嬙，鄭袖也。

有戲問之者，曰：「何子鍾情之深也」屠者曰：「吾每夜於帷中，微燈閃爍之際，則殊見為麗人，蛾眉巧笑，鬢頰多姿，令人猿馬大動。既與合體，並覺纖腰一握，肌理細膩，兩股之間有香氣襲襲撲人，不禁神骨之俱解也。怪以問婦，婦亦不自知。間或持燭就照之，即亦無異其本形，而去燭則復如是。以是愛之而忘其丑。」聞者不信，傳為笑噱，群謂天下固有如是之溺於淫者，面復飾此說以誑人也。

屠者無以明其言，大悲憤，乃日引鄉里諸惡少入其室，令歷試之。果如所謂。於是欲淫其妻者故言不信，屠者便令與宿焉。所交幾遍一邑，不啻名娼矣。

一日方寢，有人自牀頭謂之曰：「爾家合為娼，懼無以致客，故吾為爾婦易形。吾乃樊黑黑也，今去矣。」言訖，寂無所見。而視其帷中之婦，醜態畢露矣。屠者憎其形，一夜三四起，不能寐。久之，遂別榻焉。向時往來其家者，至是皆絕跡。

非非子曰：美惡之無定也久矣，矧屠賈惡少之目哉苟眉下不嵌慧珠，其不看丹成碧也幾希矣，何必易形不然，登徒子之好色又何以稱焉

譚襄敏夫人

宜黃譚襄敏公綸夫人某氏。初配於李氏。於歸之日遺矢輻中，臭不可邇。李氏丑之，即反諸其母家，與絕婚焉。由是鄉里聞之。無肯委禽者。時襄敏貧而未娶，夫人之父使人喻意，願不索其聘，以女歸之。遂納為婦。夫人既淑且慧，不類愚嫗。叩其遺矢之故，終不肯言。

後襄敏登嘉靖甲辰進士，曆官太子少保、兵部尚書。夫人以事召至宮中，出而笑謂襄敏曰：「數十年之夢，今日始醒矣向嫁李氏日，中途假寐，夢二女使如內家妝束，導吾至一處，宮闕巍煥。歷門闔數重，忽覺腹漲，欲如廁。女使引至一室，因據紅桶而遺，覺而穢物汗襟矣。心甚恥恨，然知所夢之必非無故，姑隱忍待之。向所以不告人者，懼人有謂我飾詞而包其羞也。今至宮中，悉符所見，既而登園，亦儼然故處。使吾無當日之夢，不能有今日之事。然無今日之事，又安得有當日之夢哉月下老弄人，何狡獪也！」襄敏噤然。

蕊宮仙史

乾隆癸卯春，金溪楊孝廉英甫為扶鸞之戲。有女仙降壇，署曰「蕊宮仙史」，自敘為宋祥符間人，齎恨早逝，游於閩風之苑，獲遭上元夫人，命居蕊珠宮，掌玉女名錄，云云。為詩詞，抄筆立就，淒豔絕倫。叩其生時事跡，終不肯言。固請再三輒書曰：「噫！」篆煙燈穗中，隱隱有彈淚聲。繼有黃素水者至，亦女仙也，於仙史為中表姐妹，並有文藻，遂雜書仙史閨中軼事數十條，皆雋異可喜。予從兄木虛手錄成帙，惜不盡記憶，今紀其略云：

仙史姓薛氏，名瓊枝。湘潭人。年十七，才豔絕世。隨父某守杭州，遂家焉。所居曰「問花樓」，俯臨西湖，雲樹煙波，憑檻可接。性愛蘭，手植千百本。衣袖裙衩，皆喜繡之。或畫為冊卷，花葉左右題句殆遍。嘗謂人曰：「此花逸韻幽香，自是我輩後身，當倍加珍護，毋令與眾芳伍也。」閣中置書數百函，竟日靚妝，焚香展對。

風日清美，輒命畫舫造萬花叢中，葉賞忘倦。既恐有蹤跡者，遂於清夜易裝，紫衣烏帽，乘白雪駒，侍女數十人，皆綠衫短劍，累騎從行。於時芙蓉秋放，笙管暮停，鏡水澄鮮，佳月流素。徙倚湖亭，自制新曲，聯袂歌之，聲振林樾，鷗鷺驚翔。興酣，更撥佩劍起舞，陸離頓挫，與歌聲相應。於是劍光月光，花光水光，交相映發，湖中一草一木，皆有歌舞之態。萬舟如蟻，集觀亭外，寂然無嘩。翌日，爭傳以為真仙下臨，皆莫知其為太守女也。

久之，從湖上得畫卷一，旁有題句云：

「夢裡胡山是也非，向人楊柳自依依。

六橋日暮花成雪，腸斷碧油何處歸」

惘然神傷，遂不復出。每當疏雨垂簾，落英飄砌，對鏡自語，泣下沾襟。疾且篤，強起索筆，自寫簪花小影，旋即毀去。更為仙裝，倒執玉如意一柄，侍兒旁立，捧膽瓶插未開牡丹一枝。凝視良久，一慟而絕。

著有《問花小稿》四卷，今無傳本。降壇詩甚多，眾尤愛其絕句。《懷湘君》云：

「數行征雁起平沙，暮雨江寒杜若花。

欲撥空舲迎帝子，濕雲封處竹枝斜。」

《答黃素水》云：

「歸真猶許住蓬萊，回首前塵亦可哀。

莫問問花樓外樹，六朝金粉已成灰。」

又有「片雲同我墜，明月向誰多春日媚楊柳，野風香菜花」之句。仙乎仙乎！

——此篇得於吳君蘭雪，餘絕愛之，並錄於此。